

真情美文三编

浓情美文

——浪漫圣洁至爱体验

主编：董宏猷 林书

编选：林书



长江文艺出版社

纯净纯善的真情
至亲至诚的美文

总 序

□董宏猷

真情美文三编，是三本让人读了心儿颤颤的、眼儿潮潮的散文集，一为纯情，一为浓情，一为挚情。所谓纯情者，如深山之泉水，清澈而纯净，或为少男少女纯洁之友谊，或为青年男女难忘之初恋，如梦如幻，如诗如画。所谓浓情者，则如高原之山丹丹，山野之春杜鹃，或为爱情之花艳艳开放，或为新婚之情浓浓流淌，如火如荼，如歌如唱。而挚情所编，则如滔滔之大江，将父母之情、祖辈之情、夫妻之情、子女之情、兄弟之情、师生之情、朋友之情、赤子之情汇聚于一川，时而如春夜细雨，时而如钱塘大潮，时而如层林之晓风，时而如柳岸之残月，如雾如烟，如

泣如诉……这样一条汪洋恣肆的大江，其每一滴水珠，蕴含的都是人间真情；每一朵浪花，都是至亲至诚的美文。

有人说，散文是“情种”的艺术，我认为还是不错的。一切的文学艺术，当然都离不开一个“情”字，而散文的主旨，则专于情，且为最真之情，最挚之情，最自然流淌之情。近几年来，散文在中国大陆愈来愈热，在竞争激烈之书刊市场，精美的散文集——主要为中国现当代作家及港台散文名家的散文集，居高不下地一直畅销，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及文化史上奇瑰的景观。究其原因，我认为这些散文所浸润的，均为朴实自然、然而又涓涓动人的真情。而这样的真情，这样的美文，又与曾经泛滥一时的“伪散文”，以及“伪散文”中硬挤出来硬贴上去的虚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曾经有那么一个时代，散文，尤其是抒情散文，逐渐地僵化为一种“形散神不散”的模式，所谓的“神”，即是“中心思想”，即是已经予以规定了要歌颂的对象；然后呢，再为这个“神”去谋一张皮，那就是所谓的“形”。要歌颂劳动人民了，偏偏不直接去写劳动人民，首先要去找一个“象征体”，如老黄牛。然后便装模作样地去写老黄牛。老黄牛写得差不多了，“形”够了，便“啊”地一声，戏法似地抖出一个“神”来，这便是“象征义”，便是全文的“亮点”，便是“画龙点睛”；而这样的散文，也就叫“托物抒情”的“抒情散文”。那些“借景抒情”的散文呢，也有着同样的模式，那便是无论什么样的景，都要榨出同一种“情”来，一种公共的、约定俗成的“情”来。于是散文便成了一家“抒情车间”或“抒情商店”，各种型号的“形”与“神”，如零配件陈列，均可按照某种模式进行组装。歌颂老师，请买

“蜡烛”；歌颂青年英雄，请买“火柴”；抒发战士情怀，可配“大海扬波”或“红梅傲雪”；烈士壮烈牺牲，离不开“青松挺立”和“江河激荡”……这样一种散文，哪怕装配得再精巧，也只是一朵没有生命的绢花，哪里谈得上什么“真情”呢？而离开了真情，又怎么称得上是“美文”呢？

于是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那些不拘一格，自由恣情的散文，那些朴素自然、个性天成的散文，那些亲切优美、独抒性灵的散文，犹如千千万万条涓涓溪流，带着山野的清新与自然的天韵，滋润了被“伪散文”视为禁区、予以冷落的人间真情。于是散文活泼泼地“热”了起来，如绿遍天涯的春草，如啄破蛋壳的雏鸟。这样的“热”，是生命所应有的体温；这样的“潮”，是中国大陆的读者对于“伪散文”的反抗，以及渴望冲决僵化的散文模式的激情。

如今，散文更多地被称为“美文”了。这不是独创，亦不是矫情，也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对散文发展的一种追求，对许多传统散文概念所不能界定的散文——其中有些被称之为“新潮散文”的一种涵蓄。

最早将散文称为美文的，是周作人。他在1921年6月8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美文》，对现代散文的概念，作了比较完整的论述。周作人“美文”概念的提出，以及同一时期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中提出将文学的散文与非文学的文字加以区别，是散文观念上的一场革命，其源于“五四”前夕的西学东渐，以及现代思潮在我国的勃兴。“美文”也好，“小品文”也好，将其“广义”也好，将其“狭义”也好，在对现代散文进行界定及讨论的历史进程中，更为深刻的是观念的革命与进步，更为鲜明的是迥异于旧散

文的现代散文独立品格的确立。

二十世纪初所提出的“美文”概念，在二十世纪末又一次重新被提了出来，这真是一个有趣的、耐人寻味的现象。“美文”在今天的重新提及，同样是源于社会的变革，历史的变革，源于散文观念的变革。因此，将散文称之为“美文”，实际上是当代散文变革的呐喊，是散文即是走向二十一世纪时，对于二十世纪初散文变革的一次深情的回眸。于是，“美文”便不仅仅是一种概念，一种文体，而是一面青春的旗帜，一面进军的大纛，一片洋溢着生命活力的原野，一条从心灵深处自然沁出自由流淌的真情的大江。

《真情美文三编》所追求的，便是这样一种真情，这样一种美文。当然，将其冠名为“纯情”、“浓情”和“挚情”，仅仅只是一种符号，一种编辑上的需要，而不是对于真情生硬的割裂。其实在这三编之中，有许多的文章，是难以用“纯情”或“浓情”等予以界定的。认真的读者也许会指责“文不对题”，而我们只会默默地微笑。当然，由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由于我们的孤陋寡闻及水平所限，有许多比选文更优秀的真情美文，这次未能入选，这是完全可能的。一条滔滔的大江，怎能用这薄薄的三编予以包容呢？那么我们便热切地企盼着，企盼着读者诸君为我们指点江山；同时，亦如球王贝利追求着“下一个”，追求着更真更美的续编。

1994年6月 汉口白壁斋

真情美文三编·浓情美文

目 次

总 序 董宏猷 [1]

□ 难忘初恋人

多情人 严 沁 [5]

两片秋叶 陈薇莉 [7]

不愿你做干燥的

花朵 高爽宝 [9]

沅水谣 沈从文 [16]

- 爱心依旧那般蔚蓝 戚 鸣 [21]
难忘初恋人 徐忠友 [29]
温 馨 蔡越华 李银萍 [40]
一团没有酿成第三者的
情愫 成炼石 [44]

□美丽的缘

- 心 恋 王 霞 [55]
丁香花下 黄秋耘 [57]
伞中世界 林 玲 [62]
刻 印 吴 鸣 [65]
• 婚外“柏拉图”三章 禾宏成 [68]
纯友谊 严 沁 [73]
绵绵一段情 汪幸福 [75]

□送给忧郁女友的红玫瑰

- 那束淡淡的栀子花 梅 青 [87]
沧浪亭泣鬼神的
恋歌 吴志刚 高道飞 [92]
独守雨季 聂 茂 [96]
送给忧郁女友的红玫瑰 ... 阿 橹 [101]
• 相见争如不见 严 沁 [105]
• 爱最高 徐志摩 [107]

□爱了再说

- 披肩发 黄新民 [117]

“爱了再说”	刘增山	[119]•
翩翩儒雅人	金燕侠	[124]
异国婚礼	邵建新	[128]
海上之恋	梁祖国	[134]
《志摩日记》选	徐志摩	[140]
恋爱“马拉松”	轶 敏	[147]•
国学大师钱钟书与 他的夫人杨绛	王自力	[150]

□二度梅花开

情 路	严 沁	[163]•
二度梅花开	张劲东	[165]
埋葬了初恋之后	丁 蒂	[174]
秋之白华	胡水清	[180]
继续恋爱	严 沁	[188]
妻 颂	丁 耶	[190]
爱神再次挽救了她	金 栋	[197]
再婚是件美事	刘学冠	[204]

□如水的女人

梦里花落知多少	三 毛	[215]
扶桑牡丹	陈洁民	[233]
怅无已时	劳 年	[240]•
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 妇人	沈从文	[243]
真情不改	白 岩	[255]

- 花之蜜 曹建勋 [262]
如水的女人 曲令敏 [269]

□婚姻鞋

- 苦命情 汪幸福 [277]
扫去不愉快的回忆 郭小川 [290]
婚姻鞋 汝 佳 [295]
爱的清算 汪烈九 [298]
我心深处 傅世信 [306]
等待原本就是一种爱 刘雪萍 [310]
丈夫不在家 秋 子 [313]
让男人也生一次孩子 鲁黄龙 [315]

□心巢依依

- 心巢依依 张香君 [323]
别 离 郑振铎 [327]
离合悲欢的三天 田 野 [330]
怀念肖珊 巴 金 [339]
我的老伴——吴文藻 冰 心 [353]
飘零者 郁达夫 [375]

难忘初恋人



www.ertongbook.com

除妻子外，我有一位女友，虽然我们没有失去理智，但在灵魂上，早已凝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坚实混合体。……然而，她的存在却使我痛苦不堪。

不要问我，只有四个字：无怨无悔

赵 飞 1986

多情人

□ 严沁

再没有比这更意外的消息了。笑得最大声、玩得最癫、最乐观开朗、永无忧愁的她进了医院，是洗胃。发生了什么天大的变化？她怎会如此？

坐在病床边望着近乎呆痴的她，几乎不相信就是平日的死党玩伴。知她甚深，她拥有人们羡慕的一切，却不是真正快乐，一大串听来愉快的笑声突然静止时，总能发现她眼中的若有所缺、若有所失。有一段日子她是真正充实的，那是真正的神采飞扬，容光焕发，她没有说什么，但我是明白的，她找到了（或遇到）她所追求的。时间并不长，不知什么原因，她突然消瘦憔悴，突然沉默沮丧，问她却什么都不肯说，

逼得急了，她只是流眼泪。我好心痛，她根本不是流泪的那种女人，什么事什么人如此刺激了她？看她了无生趣的样子真是担心极了，就怕出什么意外。过了一阵她仿佛自动复元，笑得大声玩得疯狂，更令自己千变万化，可是——还是出事了，她进了医院。

终于她肯开口说话：“不要问我，只有四个字，无怨无悔。”我心在痛在滴血，她那样条件的女人是怎样的人能令她如此死心塌地至死不悔？他们之间又发生了怎样的事故？为什么非弄得如此局面？看她的情况虚弱得厉害，我一个字也不敢问，生怕触着了她的伤处。

近来看到听到几件这样的事，真是心惊胆战。这个时代大概已没有真爱情可言，重情的人是自讨苦吃自掘坟墓，终是赔上一辈子。临离开医院，我看她手中紧捏着一样物件，取来一看是一方印石，肯肯定定义无反顾的四个字“无怨无悔”。夫复何言。

它用自己最后的生命，给寒冷的世界装点
上一片红于二月花的色彩……

两片秋叶

□陈薇莉

秋意浓入肃杀，一阵风过，光秃秃的树干上颤颤地缀着几片不肯就去的枯叶，瑟缩地打着旋儿。倏地，一片落叶飘进了我摊开的书页。黑黄的色，边儿早已碎败，蜷曲着身子，不知被什么虫子咬得满是疮洞。我突然想到愁，不正是心上搁了个秋么？

我悲秋，我亦恋秋。每当第一片落叶从浓密的绿中飘飞下来，每当凉凉的秋雨无声地润了我的窗帘，那种夹杂着甜味的愁就会袭上心来，牵出一线忧思，唇边也会滑出一声长长的“唉”，落进心底，化作一怀莫名的悲哀。

人生，不都如这枯叶么？在转瞬即逝

的浓绿后转黄，变黑，飘飘地坠地，不知葬身于哪一个角落！

又一阵风过，叶儿在书扉上颠了颠，想要飞去。我捂住了它，想把它嵌入书中，旋即又觉得摊开的这本书的词语太热，容不得这冰冷的形体，须得另寻一本。

从枕旁的书堆上取到一封未拆的信，想是同寝室的给带回来搁在那儿的。一看那刚劲的、微微右斜着似要飞向什么地方去的字体，立时就像看到了那双闪着亮点儿的眼睛，一股热热的生命的力量关不住般地从那里面溢了出来。于是，我的搁上了秋的心顿然感到一阵麻酥酥的暖意。他爱我，但他更爱大山——这使我气恼，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大山！

拆开封口，抽出信来，一片红红的什么被带了出来掉在地上。定睛一看，腾地涌起一股热，热，从心窝里往外冒的热——那是一片火一般红的枫叶！

我木然地站着，下意识地将两片秋叶搁在一处。顿时，那片枯叶在红枫的映照下越发显露出它的可怜！我迷惘起来，我弄不懂我自己，何故竟会生了要将这片以枯死的形体冷了人心的叶儿珍藏起来的雅兴？

“你爱这大山的红枫么？”那双溢着热热生命之力的眼睛盯住我说，“是的，它也坠落于肃杀的秋风之中，然而，它却是挤尽了热，将自身烧得通红，用自己最后的生命，给寒冷的世界装点上一片红于二月花的色彩……”

我慢慢觉到，心上搁了秋，并不尽是愁。人生的春固然可爱，但也用不着为留它不住而无端发愁。即便到了秋，也还有这烧红的枫叶，何况春后面还有夏哩。

我于是将那枯叶弹出了窗外，将那片来自大山的红枫嵌进了书页。